

評點史記

唐順之曰墓  
寫平津侯極  
得其骨體  
又曰叙錯綜  
王維楨曰弘  
過時故至相  
位傳中總明  
此義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縣吏。有客過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國。擢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王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

唐順之曰與  
前布被作兩  
處疑

平坤曰警言  
乃平津侯小  
像

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令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茅坤曰此傳敘事無足觀而三書可誦當與鄒陽傳同類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于載未絕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鑿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子。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凌約言曰文  
字溫淳厚重  
質定愈嚼愈  
有味是漢初  
元氣復還之  
習  
作非戰國餘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  
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  
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  
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  
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  
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  
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  
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

王鑿曰太史  
不必人人備  
着願未嚴安  
徐樂一書足  
矣蔡降傳亦  
然

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軛。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徧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王韋曰文勢  
變化而氣更  
滂沛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不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孫鑲曰統筆  
寫去而奇氣  
自通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蠶。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王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諛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



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燹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比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竈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徒

茅坤曰一一  
應傳首所次  
未遇時情事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益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阮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怒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亡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

也。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王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盜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滅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說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

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祿數則唐都。落下閤。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韓延壽。尹翁歸。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首字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二  
史記一百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徒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木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剗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

孫鑛曰光景  
宛然曰叙宴  
飲位次正志

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

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  
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  
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  
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滙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  
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  
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  
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  
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  
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  
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  
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為  
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